

第 121 回 义和拳首义冠县 “平洋人扶持中国”

话说在渤海之滨的山东省，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保国逞英雄。”震惊世界的义和团反帝怒潮，在本世纪初犹如一座沉默的火山中奔涌的岩浆，首先以山东为突破口，迅以不可遏止之态势喷薄而出。

鸦片战争中，资本主义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列强以武装侵略而来，又靠军事恐吓和政治讹诈的双重手段强行向中国推行西方宗教。帝国主义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炮舰为后盾，肆无忌惮地闯入我神州大地，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他们以“劝人为善、传播福音”为幌子，借布教之美名，而行文化侵略之实。

许多传教士充当了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间谍。他们依靠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以传教作掩护，大量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遍及全国各地的教堂就是传教士们进行特务活动的据点。美国公使田贝就曾自供说，美国传教士所提供的情报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教会在中国享有许多特权，教堂俨然成了中国的“国中之国”。传教士在中国无恶不作。他们霸田占产，包揽词讼，侵犯主权，逞凶惨杀，勒索赔款。同时，教会还在中国广招教徒，培植爪牙，“四处招延盗贼奸民与地方为仇。”传教士在各州乡场逼人入教，如不答应，即挟嫌诬陷，甚而聚众打殴，不少人因此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终致走投无路而入

教。也有一些守礼之士、安分之家，明知从教之不良，也耻与之伍，但不入教则“不能保身不能保家”，在传教士的威逼利诱下，为了免祸除灾，也不得不入教作教徒。但更多的教民则是传教士用其在中国搜刮的钱财“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

在传教士的怂恿下，这些不法教民有恃无恐，往往借故生事，无中生有。如同治四年，四川大足县龙水镇司铎经过某地时，见大路上画有十字，即不问青红皂白，将在此砍柴的少年黄海亭捆至教堂拷问。随后，又将其灌粪辱打，游街示众。靠近其地的陈三谦等人，也被罚办酒席十余桌，再三磕头哀求方才罢休。此等事例，不甚枚举。总之，教会收罗流氓，讹诈善良，欺凌孤弱，强占民女，侵夺财物，甚至残杀人民。种种罪行，罄竹难书。教堂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堡垒和据点。教会实际上已成为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劣绅、恶霸、讼棍、流氓、骗子的混合体了。

传教士及不法教民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民教纠纷时有发生。而清政府的官员们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往往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每每袒护教士及汉奸教民，以致造成了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而一般平民，只要一涉及民教纠纷，往往是倾家荡产也难脱其身。因此，民教矛盾十分尖锐，各省教案迭起，反洋教斗争频频发生。据统计，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发生的大小教案多达 1600 余起。

山东省是民教矛盾最为紧张的省份之一。自从列强入侵中国后，灾难便接二连三地降临到山东人民的头上。外国商品象潮水般涌入，使山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日趋破产，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生计受到致命打击，流离失所。失去生活来源的人们对于侵略者和外国商品怀有深切

的仇恨。而在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又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1897 年 11 月，德国侵占了垂涎已久的胶州，并把山东作为其囊中之物，巧取豪夺，山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同时，山东省也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传教的重点区域，深受其害。据统计，到 19 世纪末年，仅山东一省就有教堂一千多座（所），传教士和教徒八万多人。设在大中城市的总教堂和设在各乡镇的中小教堂形成了密布山东的教会势力的蛛网。这些传教士和教民骑在山东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连山东地方官也不得不对他们礼让三分。山东平阴县白云峪村德国传教士梅神甫有钱有势，平阴县官府对之优礼有加，知县竟送梅神甫一匾，上书“主宰山东”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半是阿谀，半是实话，道出了教会在山东一手遮天的实情。

在传教士的淫威下，山东的民教矛盾空前尖锐，一触即发。1897 年 11 月 1 日下午，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到巨野磨盘张庄教堂参加天主教的“诸圣瞻礼”（每年 11 月 1 日，是天主教会纪念“诸圣”的例会）。磨盘张庄教堂的神甫薛田资就把自己的寝室让给两位客人住，薛田资则迁居于门房。当天晚上，天下小雨，11 点钟左右，有二三十人手持大刀、长矛进入教堂院中，砸开西边窗户，进卧室，杀死韩、能二教士。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巨野教案。

巨野教案发生后，德国即以之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建立三所教堂和七所教士住房，偿付建筑费 24000 两，同时将嫌疑人斩首，监禁的监禁。另外还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保护德国传教士，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根据这几项要求，中国不仅偿付了巨额赔款，以法律形式保护天主教在各地进行活动，而且使许多无辜人民生灵涂

炭。巨野教案的巨额赔款，清政府主要把它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再加上巨野教案后，帝国主义传教士更加嚣张，民教矛盾愈演愈烈。山东各地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这些反对洋教的星火，终于燃烧成义和团的熊熊烈焰，燎原神州大地。

义和团是在山东、直隶交界地区的大刀会（又称金钟罩）、神拳、梅花拳等拳会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拳会的渊源各不相同，有的来自白莲教，有的来自一般的秘密结社，有的则是民间的武术团体。其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要“反清复明”，有的则仅是为了看家治病，练武强身。到 19 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民族矛盾的尖锐，这些拳会均先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掀起了扫灭洋教斗争，并逐渐形成了义和团组织。

义和团初叫义和拳，是带有比较浓厚神秘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又是江湖游民和贫苦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团体，其成员以练习拳棒著称。义和团的组织一般按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划为八大系统，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的基层组织一般是“坛”，又称坛口、坛厂（场）、拳厂（场），其首领称为师兄。有的地区，几个或几十个坛口之上，设有总坛，其负责人称老师。坛口大多设在祠堂、寺庵、会馆等场所。坛口内部摆有香案，以供焚香请法之用，各个坛口都供奉牌位，多是他们信仰的神灵和敬崇的人物，如玉皇大帝、洪钧老祖、达摩老祖、关圣帝君、张天师、梨山老母等。坛内规矩很严，“入坛之始，有愿投坛者须有切实保人，且须向坛跪香立誓。”入坛者需大师兄验看，先登记姓名，给以符咒，教授演练方法。回家演练十余日，再去验看，如此反复三次。经过这三次手续，方才成为义和团的正式成员。义和团的基本成员是青年农民，

此外还有不少妇女参加。少女、中年妇女、老年妇女以及寡妇分别加入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和青灯照。

义和拳通过习拳的形式广泛联络组织群众，拳民一年多甚一年，每逢集市之日，就约期聚会，比赛拳勇。他们称为“亮拳”，借以练习拳技，亦可扩大义和拳之影响。尤其是义和拳借助于神教观念有“金钟罩”之说，宣称“人得其符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杀敌斩寇，所向无敌。他们中也确有些人武艺精湛，这更增加了群众对于依靠“神拳”打败侵略者的信心。义和拳在揭帖中宣传道：“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赶走鬼子不费难。”这些宣传极大地符合了人们想把侵略者赶出去的愿望，因而收效奇佳，“传单一出，千人立聚。”群众争相加入义和拳。义和拳就成为人民群众自发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组织形式。

义和拳“起于山东冠县十八村”。清代冠县十八村“孤悬”在冠县境外，处于直隶境内的“插花地”，四周被直隶南宫、威县、曲周等村庄所环绕，距冠县城 130 里。这十八村“中央有大集，曰梨园屯”。1898 年，阎书勤、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首先在此揭竿而起，正式揭开了义和拳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序幕。

梨园屯的民教矛盾由来已久。这还得从咸丰年间说起。咸丰时，梨园屯的一个士绅曾氏捐义学坡地，在义学坡修建了玉皇庙，并置地 38 亩。后玉皇庙毁于战火，村民无力重修。同治八年（1867 年），村中的民教双方均要求分配义学公产。其时，全村约 300 余户人家，其中教民仅 20 多户。分产之时，村民分得了坡地，教民分得了庙基宅地。教民得宅地后马上将宅地转让给法国传教士梁宗明。1873 年，梁宗明就在宅地上拆庙改建教堂。玉皇本是中国民间极为尊崇的神灵，拆庙盖教堂自然引起了村民的公愤。于是，民教双

方先后呈控到县。经知县审断，准允在庙基上盖建教堂。此事暂告一段落。

到了 1881 年的正月，梨园屯举行玉皇神会，游人欢聚之时不慎挤开了教堂大门，教民与之发生口角，这本是鸡毛蒜皮之小事，可传教士却小题大做，怂恿法使出面干涉，强迫山东巡抚出面处理。谁知山东巡抚在判决时却推翻成案，议定将庙基归还村民，要求教民另外买地建教堂。两次判决不一，民教双方各执一端，这就为梨园屯之案几十年悬而不决埋下了伏笔。

到 1887 年，风波再起。传教士费若瑟购置木料、砖瓦，欲重建教堂房屋，教民王福祥等又欲扩充地基，这自然引起村民公愤，遂将教堂拆毁重建玉皇庙。梨园屯村长左树勋和王世昌、阎立业等人召集村民百余人持械守卫，阻止建堂。双方再次对簿公堂。当时的知县何式箴是一个胆小怕事之辈，他明知教会无理，却不敢得罪教会。于是，他以煽动村民闹事为由，革除了王世昌之监生头衔，并强令村民限期拆还教堂。

回得村来，村民们越想越觉得愤怒，有理的反变成了无理，天理安在？尤其是王世昌，白白丢掉了苦读几载才得来的功名，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于是，王世昌、左树勋等六人商议后，决定上告到东昌府。然而官府惧教会如虎，知府洪用舟竟公然恬不知耻地表示：“教民通上司，我不敢管”。王世昌气愤已极，忍无可忍，当堂质问知府：“不能好民之好，恶民之恶，岂能为民父母？”洪用舟哑口无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恼羞成怒，叫道：“奸民大胆，目无尊长，扰乱公堂，来呀，给我重打二十大板！”听着木板重重打击声和王世昌等人叫屈声，洪用舟仍觉不解恨，又依仗权势将王世昌等人监禁半年。

梨园屯村民对官府袒教抑民以及王世昌等六人不仅被革除功名，又遭监禁，十分不满，称之为“六大冤”。对此，梨园屯的一些侠义之士义愤填膺，阎书勤提议：“官已不论法，我们就不守法，以武力护庙。”此议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于是大家公推阎书勤领衔举事，因最初参加者有 18 人，故号称“十八魁”。

阎书勤是梨园屯有名的侠义之士，擅长刀法，喜练拳术，为人刚直不阿，平时好打抱不平，当地人民亲切地称他为“大刀阎书勤。”

在“十八魁”的领导下，梨园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身家，以武力护庙。这样，民教双方相持不下，一直到 1891 年。该年长江流域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下，清政府下令严惩人民的反教活动。法国公使趁机要求总理衙门强迫山东官府“妥善”了结梨园屯之案。1892 年初，东昌知府洪用舟悍然将玉皇庙判给教民，改建为天主堂，并令冠县知县何式箴捐银 200 两、京钱 1000 串给村民，让村民们另找新地，重建新庙。同时规定，等新庙建成后，将神像由旧庙搬至新庙，并让村民写下保证书，就此结案。

洪用舟满以为此次让何式箴出钱就能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彻底解决梨园屯几十年之悬案。然而，他这一既不公正，又伤害村民传统信仰的作法，激起了梨园屯村民尤其是“十八魁”的愤怒，他们决定寸土不让，针锋相对，武装护庙。

为了有效地与教民进行斗争，“十八魁”从临清州请来道士魏合意住持寺庙，又从沙柳寨请来梅花拳护庙，并将团练使用的武器搬进庙内，以防止教民武装袭击。教民们既有教会撑腰，又有知府大人的袒护，更加趾高气扬。他们扬言

一定要将与他们争庙之人“按名拿究，方肯甘休。”此话犹如火上浇油，梨园屯村民群情激愤，纷纷前往教堂评理。在传教士的指使下，教民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民教双方发生械斗，互有伤亡。

事情发生后，外国传教士来个恶人先告状，勒令山东官府压制村民们的反抗。山东巡抚福润屈服于法使与山东主教的压力，密令济东泰武临道道台张上达亲自前往，按照“拿首解从”的方针，相机妥办。张抵达冠县后，一方面命何式箴先将魏合意拿获，另一方面又让冠县知县何式箴、临清知州陶锡祺等传集附近乡绅，晓以利害。村民被迫将庙基交出，还建教堂。

庙基虽然交出，可“十八魁”心中的怒火却愈烧愈旺。他们与梨园屯附近各村庄的非教百姓加紧联络，力量更加壮大，与教会的对峙也进入白热化阶段。1892年春，正当教会在玉皇庙旧基上建天主教堂时，“十八魁”率领梨园屯五百余名群众前往与之论理，口角之余，双方持械恶斗。村民们个个怒积于胸，斗志昂扬，击败了教民武装数百人，打死为首作恶教民5人，重伤七、八人。

官府得传教士之报后，马上调动大批官兵赴梨园屯镇压。在“十八魁”的领导下，梅花拳众时而和官兵对抗，时而又撤入直隶威县境内，主力非但未受损失，反而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拳众越来越多。

为了能从官兵手中夺回玉皇庙，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阎书勤等“十八魁”经过商议，决定赶往威县拜赵三多为师，请求支援。赵三多又名赵老珠或赵洛珠，早年参加梅花拳。梅花拳“先后凡八辈，洛珠居第五辈，故推为首领。”赵三多本人很早就在直、鲁、豫三省交界处传授梅花拳，广招徒众，号召“患难相扶”，反对洋教，影响日益扩

大。后来，赵三多将梅花拳改为义和拳。

且说“十八魁”走访赵三多，教民马上报告了官府，并扬言官府要捉拿赵三多。赵本就专与洋教作对，今又恨教民太张狂，欺人太甚，便欣然答应了“十八魁”的要求。1897年3月24日，赵三多率领拳众奔赴梨园屯“亮拳”三天，周围20里的拳民纷纷“短衣带刀”前来参加，到会拳民达3000余人，“填塞街巷”。驻扎在梨园屯、负责保护教堂的清军见其人多势众，也不敢阻拦。4月27日，“十八魁”和赵三多联合攻打梨园屯，当场击毙教民二人，大部分教民狼狈逃窜。拳民们完全控制了梨园屯，书院停课，农民不向政府上交钱粮赋税，完全打乱了反动的封建秩序。知县何式箴获咎罢官，之后，一时竟无人敢接替何式箴续任冠县知县，致使“冠县已数月无官矣”。

清朝统治者非常惊慌，连发数道谕旨命令山东巡抚李秉衡严加弹压。李任地方官多年，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中，对教会横行不法、仗势欺人的情况有所了解，且对教士极不尊重清朝官吏非常不满，因此，他曾多次奏请清政府对为非作歹的教民不可偏袒，对传教士包揽词讼、干预民教纠纷的现象应加禁止，对不堪洋教欺压起而反抗的义和拳不能一概剿捕，应“使其悔罪，准其自新，”方为上策。因而，李秉衡把对付义和拳的重点放在认真防范和晓谕开导上。但同时，李也屈于压力，传饬东昌知府洪用舟查办。洪亲自率领兵勇前往梨园屯拆毁庙宇，将地基还给教会，同时又派人探查阎书勤等人的行踪，前往捕拿。

1898年初春，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下，清政府改派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并希望由他来弹压义和拳。可张汝梅上任不久，在办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也发现教民一经入教，就以传教士为护符，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致使平

民对之积怨甚深。他对教会欺人太甚也颇为不满，建议官吏应持平办理民教纠纷。因此，张汝梅一面陈兵冠县四周，佯作包围之势，以应付传教士和恐吓拳民；一面派新任冠县知县曹倜前往梨园屯招抚拳民。

曹倜战战兢兢接此重任，来到梨园屯，住于梨园屯的书院中，一筹莫展。在他走马上任之时，随从幕僚除张秩清外，其余均不敢随他前来。见曹倜束手无策，张秩清献计道：“大人，梨园屯有我一位叫高六的远房亲戚，是义和拳一小头目。此人为人机警，家亦小康。小人愿去找此人，召他来见大人。”曹倜一听，马上眉开眼笑：“好，好！你马上去办。”

张秩清找到高六，说明了来意。高六与张秩清本少来往，又见张秩清在官府办事，心中难免有些敬畏，如今又听说县太爷要见自己，更是吓得脸色陡变。张秩清见状微微一笑，说：“高兄，你尽管放心，大人见你决无追究你之意，相反，这正是你立功之好机会。”高六闻言后虽松了一口气，但仍疑虑重重，经张秩清再三保证，方随张来见曹倜。

曹倜一闻高六来到，马上把他请到书房密谈。高六一见知县，忙不跌地下跪。曹倜扶起高六，和颜悦色地说：“匪人烧杀，罪有应得。汝素来安分，何以附和？岂不思自保身家乎？”高六心中早就象十五个吊篮打水——七上八下的，额上直冒冷汗，今见知县大人非但不怪罪于他，反而有拉拢亲近之意，一颗心方落了地。他镇定了一下，说：“回大人，小人时悔之无及，只是欲罢不能也！”曹倜随之详细询问了梨园屯义和拳的情形，得知有一些拳民还是比较留恋安居乐业的生活，且赵三多亦偶流露此意。曹倜顿时来了兴趣，问：“赵与本屯何人交往甚密？”高六答道：“与本屯团练团长杨昌浚来往甚多，且交情不错。”曹倜沉思片刻，对高六

说：“你不如作我的侦探，你一家老小性命，我全力保护，如何？”高六一听，哪敢拒绝，当即叩头谢恩：“多谢大人！”曹倜接着说：“我每日给你五千金，你仍与拳民为伍，探其言语动作，派两徒轮流报告。”并吩咐其下人，高六可随时进入书院，情况紧急时可径入曹倜之卧室，任何人不得阻拦。从此，高六便成为了曹倜之奸细耳目。

随后，曹倜又派人把杨昌浚叫来。杨一进房门，曹倜便厉声喝问：“杨昌浚，汝可知罪乎？”杨昌浚一惊，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语无伦次地说：“大，大人，请明察。小人一向规矩，不知有何罪。”“哼！”曹倜从鼻中轻蔑地哼了一声：“你私通匪首赵洛珠，敢说无罪？我得抚军密札，令拿解你进省。来人呀，给我绑了。”杨昌浚一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当即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道：“大人，求您高抬贵手，救小人一命。小人定当来世变牛变马偿还大人您的救命之恩。”曹倜见状，心中窃喜，乘机道：“有一解脱之法，汝迅招洛珠（赵三多）来见我。”杨昌浚一愣，张了张口，却没有说出话来。曹倜一见，喝道：“汝不肯，余亦无法。来人！”杨昌浚赶紧说：“大人，不是小人不肯，只是小人亦无把握。不过小人争取把他叫来，以谢大人救命之恩。”

杨昌浚出得书院，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他立即骑马赴威县沙柳寨访赵三多。当他到沙柳寨时，天色已晚。赵三多见杨昌浚来到，十分高兴，马上摆酒相待。

酒过三巡，赵三多见杨一直闷闷不乐，就问：“杨兄，你今日心事重重，有啥事不妨说来小弟听听，也好帮你拿拿主意。”杨昌浚见赵三多如此一说，起身就给赵三多跪下，声泪俱下地说：“请赵兄救救我！”赵三多见状不由大吃一惊，赶忙扶起杨昌浚：“杨兄快起来，我岂敢当如此大礼。有什么事杨兄尽管说。”于是，杨昌浚便一五一十地将曹知

县要赵三多前去见他，否则自己便性命不保之事告诉了赵三多。赵三多还没听完，就大骂起来：“狗屁曹倜！他想捉拿老子，没门！杨兄，恕小弟无礼，我确实没法救你。洛珠我为三省缉拿之人，赏格五千两，安敢身入死地？”此后，不管杨昌浚苦苦哀求，赵三多就是不答应。

不得已，杨昌浚只得垂头而归。次日，杨昌浚抱着一丝生存的企望，向曹倜复命。曹倜大怒。杨昌浚情急生智，灵机一动，说：“大人，那赵三多只是担心自己安危，若大人能确保其安然无事，他定会前来。”一句话提醒了曹倜：“对，对，我就保证他无事。”于是，曹倜召集梨园屯各村团练团长连同杨一共八人召开会议，拟定以八团长为质保赵三多之命，并允许赵带团丁以自卫。会后，八团长一并前往沙柳寨请赵三多。这次，赵三多终于答应前来。

过了两天，赵三多带了护卫 200 人到了梨园屯，随同八团长来到书院见过曹倜。曹倜见书院房顶上站满了赵的护卫，就走到院中，朗声说：“洛珠既来，即是好人；汝等如欲听余言，不妨下来，余无避人语也。”于是，众人纷纷跃下，挤满院中。曹倜待众人坐定，对赵三多说：“汝家道殷实，儿孙成立，汝何不图自保身家，纵令徒众滋事？且杀人放火另有其人，汝何必为他人作傀儡乎？”做出为赵三多惋惜之状。赵三多见曹倜对自己以礼相待，似又很同情自己的样子，不禁萌生了感激之意。于是，他对曹倜详说了义和拳的源流及反对洋人传教、拳民彼此互相扶持的宗旨，言语中不自觉地流露出骑虎难下的无奈之情。曹倜一听，正中下怀，说：“汝果能立将徒众解散，余给以亲笔印谕，赦汝及徒众一律无罪。”赵三多一听，不由有些动心。他虽没读过书，却也从从小就受忠君之教育，不耻作“乱臣贼子”。如今，他并不是想造反，却被朝廷当作叛乱，为此，他时有后悔，

念。况他也确实想回家去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是，这个县太爷果真能保自己和众兄弟的安全吗？思忖良久，他迟疑地问：“冠县之官，可保威县之民乎？”

曹倜见状大喜，忙不迭地说：“以国家之统系言，同是官民，无分省界也。”言毕，马上进入内室，立好字据，盖上印章，上写：“梨园屯一案，拳首赵三多即洛珠，一经本县开导，深自悔悟，自应网开一面，与以自新之路，与所有协从人等，一并从宽免究。从此解散归家，各安生业，毋得再出滋事。”

次日晨，赵三多在梨园屯搭台晓谕众人，他在台上挥了挥手中的字据说：“今蒙曹太爷赦我无罪，连我兄弟子侄一并无罪，有印谕可为凭证。从此归家，各安生业，免得飘流异地，家口分离。限五更散尽，不准逗留。”顿了顿，他又接着说：“汝等为保护洛珠，数年奔波在外，甚为感激。”说毕，倒地即向四方众人磕头感谢。

赵三多的妥协给义和团的斗争带来了重大损失，但是梅花拳的另一重要领袖姚文起和以阎书勤为首的“十八魁”并没有放弃反教护庙斗争，他们积极联络拳民，准备重新起事。山东巡抚张汝梅怕事情闹到不可收拾，于是派遣大军集结冠县四周，准备严厉镇压“十八魁”的反洋教活动。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形势严峻。阎书勤等人商议决定再去沙柳寨请赵三多。赵三多本不愿意，但经不住众兄弟的苦求，再加上他心中也害怕张汝梅镇压“十八魁”后再与他秋后算帐，最终决定再次与“十八魁”联合。

赵三多重出江湖，大壮义和拳的声威。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率拳众二、三百余人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马场祭旗起义，旗上书“助清灭洋”四个大字，意即扶助清王朝，消灭洋人。

赵三多起义后，得到周围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啸聚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风鹤频惊”。起义队伍并不与清政府为敌，只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教堂、洋人和教民。拳民们把洋人及其帮凶统称“毛子”：凡洋人都叫“大毛子”；教徒等叫“二毛子”；办洋务、充买办以及供洋人役使的中国人，都叫“三毛子”。所以呼作“毛子”，乃是斥之为禽兽，以表示对他们的切齿痛恨和蔑视。

起义队伍首先攻打冠县、临清交界的黑刘村教堂和红桃园教堂，首战告捷。接着，义和拳又攻打了小里固村和临清的教堂。拳民们一路举火焚毁了教堂，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教民，教民吓得闻风逃避。而老百姓却视拳民为亲人，送水送饭的老百姓络绎不绝，起义队伍也扩展到千余人。

义和团在山东冠县兴起后，迅成星火燎原之势，搅得清廷上下手忙脚乱。山东巡抚张汝梅再三命令曹倜伺机消灭义和拳。当曹倜探知姚文起所率的义和拳众已行至沙柳寨时，曹倜便亲率重兵前往围剿。进寨前，曹倜命令士兵，开仗后专打拳民，“不搜村庄，以当场格杀为标准，”并号令军中，生擒姚文起者赏银 500 两。

义和拳众对官兵的到来毫无准备，被迫仓惶迎敌。姚文起骑着白马，挥舞着大刀指挥拳民作战。这一仗，拳民们打得相当顽强，无奈长矛不敌清军枪炮，最终寡不敌众，拳民牺牲 10 余人，被捕 10 余人，姚文起因坐骑受伤倒地被捕，后被押至冠县杀害。

与此同时，赵三多所率拳众也遭到清军的镇压，损失重大。赵三多被迫解散余部，自己率领骨干力量北上直隶，设场练拳，广招徒众，坚持斗争。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主要参考资料

路遥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山东巡抚张汝梅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 1 册，台湾 1977 年版。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

陆景琪：《义和团在山东》。

《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曹侗：《春草堂笔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廖一中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22 回 朱红灯举事平原 袁世凯署理山东

话说在山东平原地区，也有几首盛传一时的童谣：“先有朱红灯，后有红灯照，烧了西洋楼，盖上吴云庙；先杀洋鬼子，后打天主教；大清国，真热闹。”“朱红灯是金钟罩，崩崩昂昂天主教，天主教不含糊，回头烧了你老堂屋。”歌谣中的朱红灯，就是 19 世纪末曾经威镇八方的义和团领袖。

朱红灯，乳名小朱子，山东泗水人，出生于贫寒之家，幼年曾上过几天学，稍有文化，略懂医道。他个头不高，但身体壮实，一脸的大黑麻子。1898 年，黄河发大水，为避水灾，朱红灯来到长清县大李庄（今属齐河县）他舅舅刘亭水家。

刘亭水家里没有土地，一家人全靠做小买卖过活。朱红灯在大李庄初以卖药行医为业，在走村访乡、行医卖药的过程中，亲眼目睹民众之苦痛。于是，他拜李开全为师，练拳习武。学成之后，朱红灯首先在大李庄设场，招收学徒练拳，自卫身家，并以“反清复明”为志。

朱红灯为人宽厚，经常免费为人治病，很得群众信任。当时，他经常以行医治病为掩护，宣传其“反清复明”的宗旨。他说：“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拯救世人。号称他扶乩得语云：“二四加一五，这苦不算苦，天下红灯照，那苦才算苦。”此话的中心意义，就是“八月十五杀鞑子”，暗示其“反清复明”的志向。附近群众深信不疑，纷纷加入义和拳，朱红灯的拳场越来越大，而朱红灯自己也声名雀起，很快成为长清义和拳的首领。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教矛盾也日趋尖锐。山东冠县“十八魁”首先掀起的反洋教斗争，很快点燃了久积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长清县也潜伏着反帝的暗流。

19世纪末，长清县连年洪水泛滥，农田俱淹，但当地的不法教民却依仗教会之势力乘机囤积居奇，致使粮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民不聊生之际，民教矛盾日益激化，长清全境民心激愤，有的地方已开始设场练拳，并出现了“兴清灭洋”，“拿洋教，保江山”的口号。朱红灯的“反清复明”口号已经落后于实际需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朱红灯队伍的宗旨也逐渐由“反清复明”转为“扶清灭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击传教士及不法教民。此举极大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朱红灯的队伍发展很快。

1898年6月，朱红灯率义和拳民攻打长清县最大的徐家楼教堂和马官屯、瞿庄的教堂，赶走了传教士，焚毁了教堂。同时又清算了一些恶霸地主，分粮分衣，为民除害，大煞了各地教堂和反动教民的威风。此后，参加斗争的群众越来越多，义和拳在长清更加活跃起来。

朱红灯领导的长清义和团的斗争，极大地震惊了封建地主豪绅势力。在他们的疯狂反扑下，朱红灯不得不率领部分拳民西渡黄河，转移到茌平一带活动。

茌平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为南北往来之要冲。境内“教堂林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民教矛盾亦十分突出。

1899年2月，朱红灯来到茌平五里庄。其时，朱红灯穿一身红，红褂子，红裤子，红头巾，坐在一辆骡马拉着的黑色围子的轿车上。轿车两边各插着一杆旗，风吹着旗帜哗哗作响。轿车后面跟着一行拳民，个个气宇轩昂，引得沿途人民争相观看，好不威风！

在平人民饱受教民欺凌，今见朱红灯招收拳民，纷纷假